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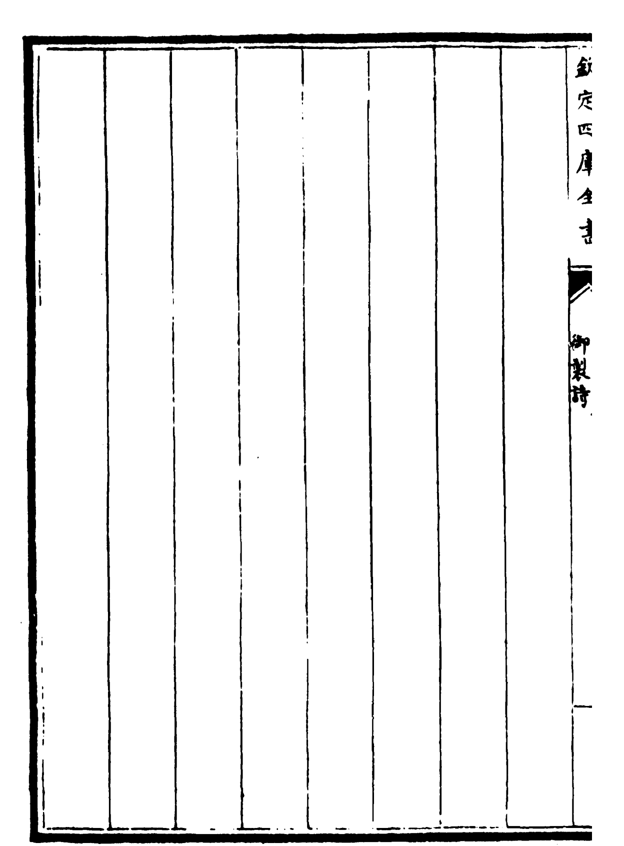
家語卷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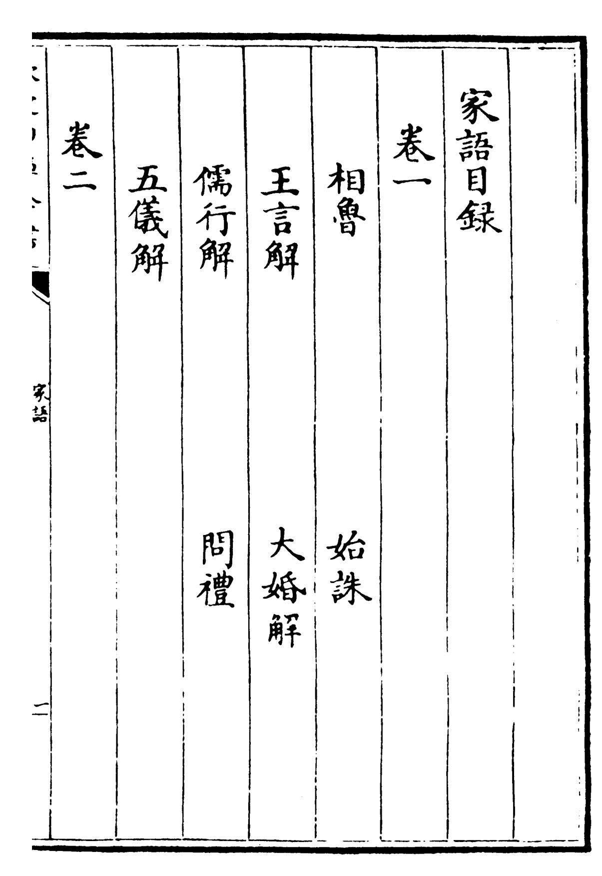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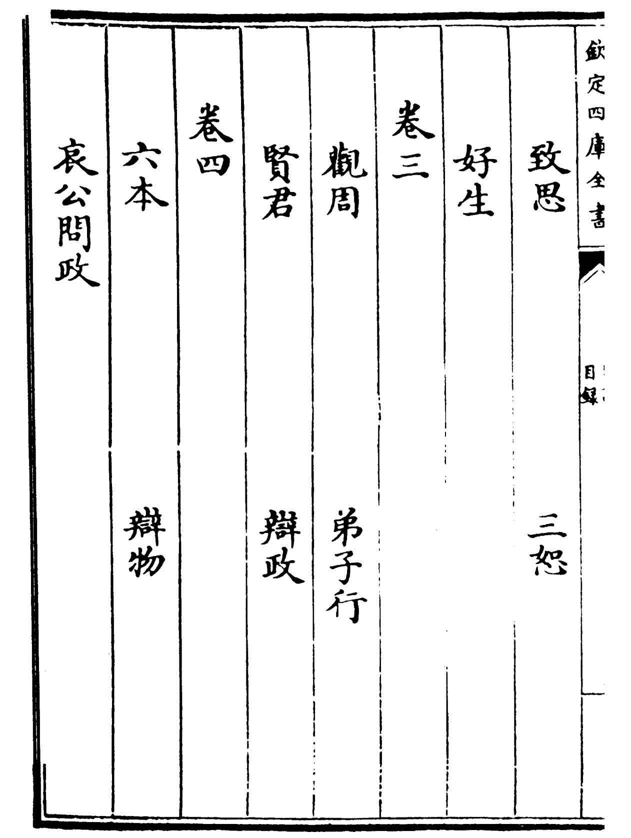
御製題宋版家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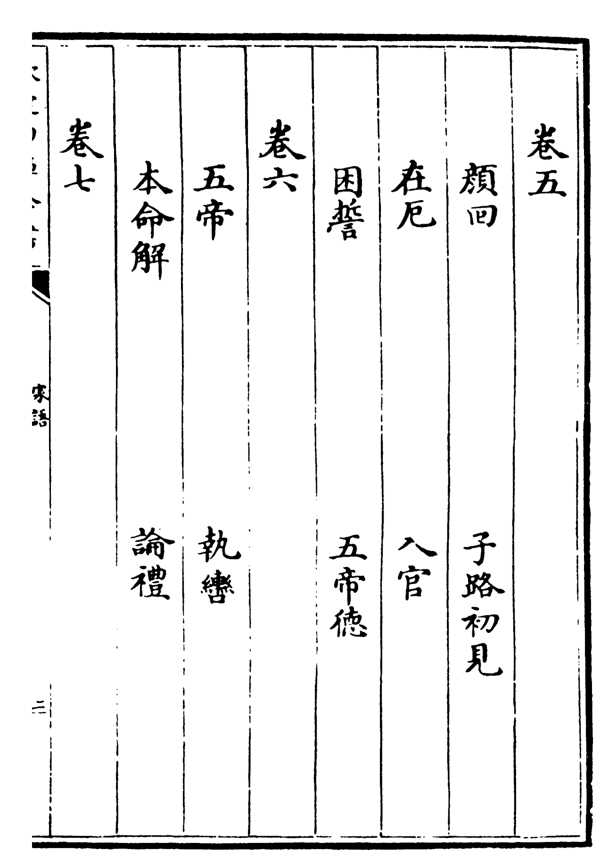
天祿青藜信也夫何於家語却相違孫傳孫辨名因正明影宋刋世已稀多漏鮮全斯乃萃鉤元提要志焉希愀然敬對君為政一語興邦凜敕幾





家語目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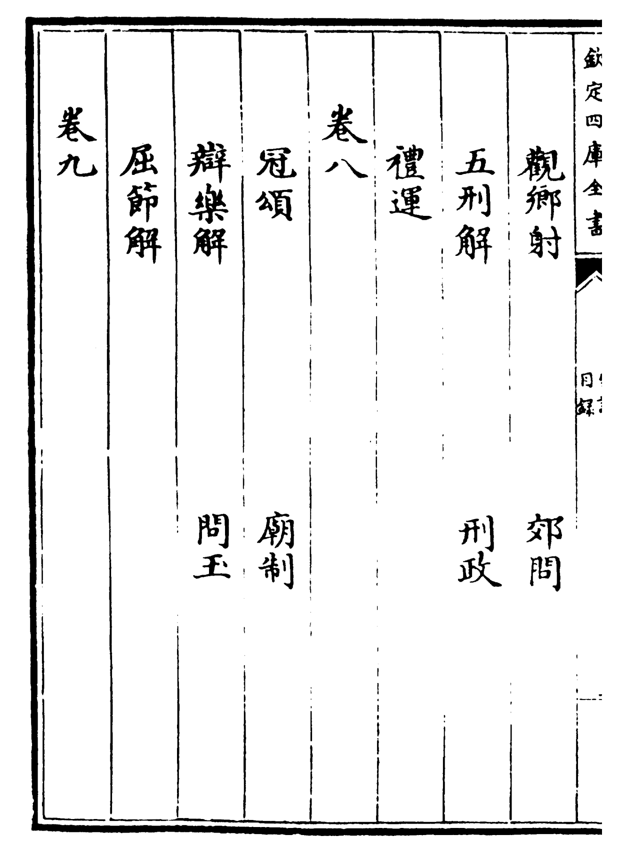




卷五

卷六

卷七



臣等謹案家語十卷漢王肅注肅自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

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
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考漢書藝文志有孔
子家語二十七卷顔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
語禮樂記稱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鄭注
其詞未聞王肅聖證論引家語阜財解愠之
詩以難康成孔頴達疏亦云家語不足據故
王柏家語考曰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
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記割裂織成之孔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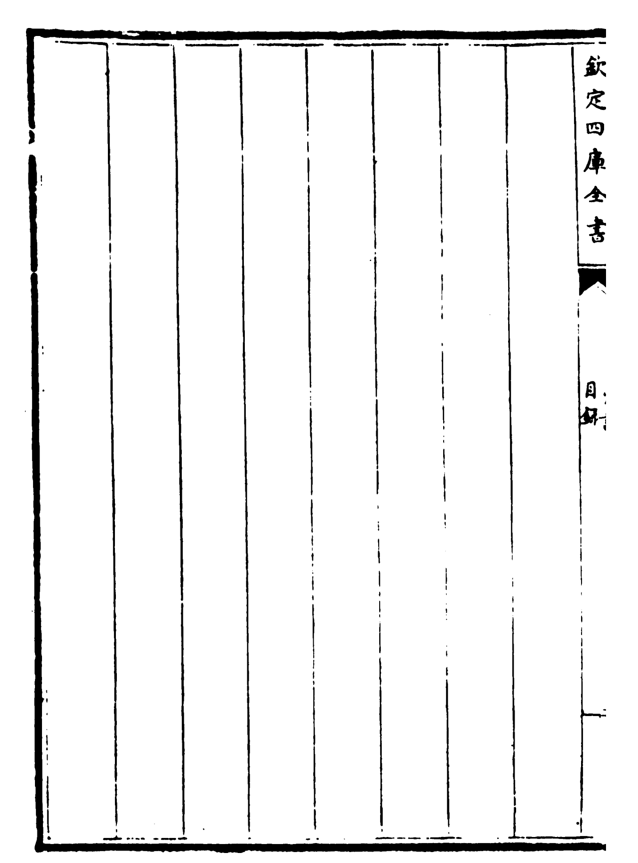
之序亦王肅自為也獨史繩祖學齋佔畢曰
大戴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抵襍取
家語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其公冠篇載成王
冠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曾有此
家語止稱王字當以家語為正今攷陛下離
顯先帝之光曜已下篇內已明云孝昭冠辭
繩祖誤連為祝雍之言殊未之考蓋王肅襲
取公冠篇為冠頌已誤合孝昭冠辭于成王

冠辭故删去先帝陛下字竄改王字家語襲大戴非大戴襲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其割裂他書亦往往類此反覆考證其出于王肅無疑特其流傳既久且遺文軼事往往多見于其中故自唐以來知其偽而不能廢也其書自明以來傳本頗稀故何孟春註自云未見王肅本王鏊震澤長語亦稱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删削惟有王肅注者今本所

無多具焉則亦僅見之也周亮工書影曰閩徐興公家有王肅注家語中缺二十餘頁毛子晉家亦有宋刻王肅注者與興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毛徐二本對校刊行今徐本不知存佚此即毛晉所藏宋本較之坊刻猶爲近古者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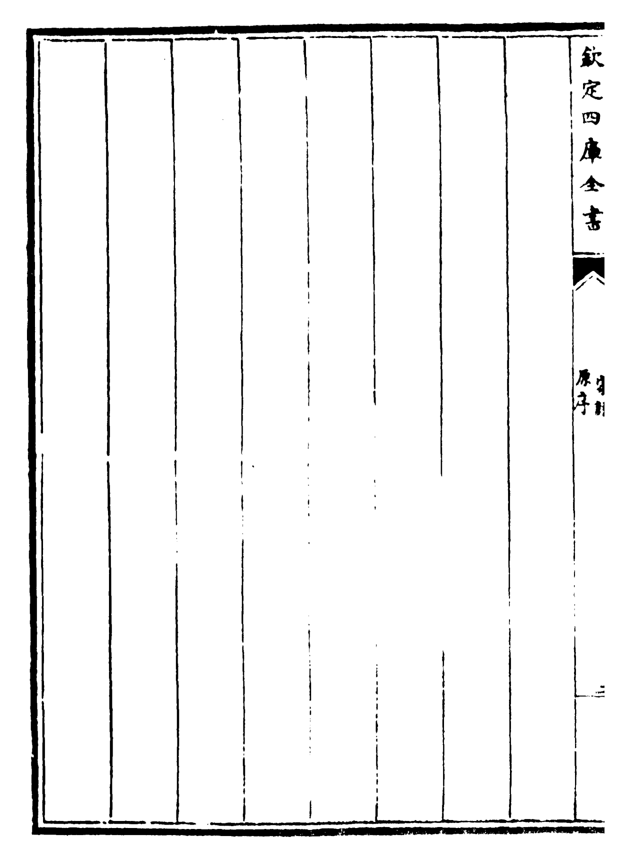


家語原序

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茍駮前師以見異于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之者亦非予之罪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孔子二十二世孫有孔猛者家有

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兹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令或者天未欲亂斯文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絶故特為解以貽好事之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為誰多妄為之説孔子家語有琴張一名

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王



家語卷一

漢　王肅　注

相魯第一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如禮年十五異食也）强弱異任（任謂力作之事各從所任不用弱也）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彫畫無文飾不詐僞）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木為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以起墳者也）不樹（不樹松栢）行之一年而

西方之諸侯則焉魯國在東故西方諸侯皆法則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五土之性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所生之物各得其宜咸得厥所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季平子逐昭公死于乾侯平子別而葬之貶之不令近先公也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由司空為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

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會遇之禮禮之簡畧者也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萊人齊人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裔邊裔夷夷狄俘軍所獲虜也言此三者何敢以兵亂兩君之好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華夏中國之名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

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梁丘據舊聞齊魯之故事）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作犧牛及象於其背為罇）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粺（秕穀之不成者粺草之似穀者）用秕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汶有汶陽之田本魯界）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卿大夫稱家甲鎧也）邑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

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孫不得意於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

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供其職客不求而有司存焉）皆如歸焉（言如歸家無所之也）

始誅第二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

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兩觀闕名）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醜謂非義）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撮聚）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

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士之為人虛偽以聚黨也而韓非謂華士畊而後食鑿井而飲信其如此而太公誅之豈所以謂太公者哉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孔子為魯大司冦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狴獄牢也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冦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

子喟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庸用也即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為順是先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

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毗輔也俾使也言師尹當毗輔天子使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陵遲猶陂阤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王言解第三

孔子閒居曾參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閒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也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起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孔子不應曾子曰侍夫子之閒也難對是以敢問孔子又不應曾子肅然而懼摳衣而退負席而立有頃孔子歎息顧謂曾子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汝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

道德不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取道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王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

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而無征關譏市鄽皆不收賦譏呵也譏異服識異言及市鄽皆不賦稅古之法也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寛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

故人君先立仁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而俗樸（樸愨愿[illegible]）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以明之孔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也法必裂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

誘孝悌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矣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埒埒三而矩（此說里數不可以言井井自方里之名疑此誤）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福積資求焉恤行者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曰無市

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罩弋（罩掩網弋繳射）非以盈宮室也徵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迹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

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民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舉天下之至賢者也此三

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智者莫大乎知賢賢政者莫大乎官能有土之君脩此三者則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言安安而無憂

大婚解第四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問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恵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夫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而正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君不爲正百姓何所從乎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别男女親君臣信三者正則庶物從之公曰寡人雖無能也願知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冕而親迎者敬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則

是遺親也弗親弗敬弗尊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也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魯周公之後得郊天故言以為天下之主也公曰寡人實固鄙陋也不固安得聞此言乎寡人欲問不能為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言宗廟天地神之次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

夫婦正則始可以治政言禮矣身正然後可以正人者也物恥則足以振之恥事不知禮足以振敬之國恥足以興之恥國不知足以興起者也故為政先乎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敬也者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本也傷其本則枝從之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言百姓之所法而行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以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愾滿昔

太王之道也太王出亦姜女入亦姜女國無鰥民愛其身以及人之身愛其子以及人之子故曰太王之道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行則民作則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恭敬以從命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君子者乃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親為君而為其子也孔子遂言曰愛政而不能愛人則不能成其身不能成其身則不能安其土不能安其土則不能樂天天道

也不能樂天則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能成身孔子對曰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合天道也公曰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曰貴其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能久不閉常通而能久言無極也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公曰寡人且愚冥言惷愚冥暗也幸煩子之於心欲煩孔子議識其心所能行也孔子蹴然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親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

謂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如此言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子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儒行解第五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就孔子舍）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

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深衣之褎大也）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隨其鄉也）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畧言之則不能終其物悉數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留久也僕太僕君燕朝則正位掌儐相更衣之為久將倦使之相代者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席上之珍能數陳先王之道以為政治）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力行仁義道德以待人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順其大讓如慢（慢簡畧也）小讓如偽大則

如威小則如媿難進而易退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其起坐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仁義以為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

樂好而不淫劫之以衆而不懼沮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不再過言〉流言不極〈流言相毀不窮極也〉不斷其威〈常嚴莊也〉不習其謀〈不豫習其謀慮〉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居處不過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干楯也櫓大戟〉載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一堵言其

小者也篳門圭窬篳門荆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為之如圭也蓬戶甕牖編蓬為戶破甕為牖也易衣而出更相易衣而後可出并日而食并一日之糧以為一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君用之不敢疑貳事君也上不答之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以居古人以稽稽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楷法也若不逢世上所不受下所不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猶竟信其志乃不忘百姓之病也起居猶動靜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必以和優游以法

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去巳之大圭角下與衆人小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禄程劾也言功劾而不求厚禄也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常自潔浄其身沐浴於德行也陳言而伏陳言於君不望其報靜言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翹之又不急為也言事君清靜因事而止之則君不知默而翹發之不急于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言不因勢位自矜莊世治不輕不自輕世亂不沮不自沮同巳不與異巳不非其特立獨行有如

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寛砥厲廉隅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雖以分國視之如錙銖（視之輕如錙銖八兩為錙）弗肯臣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別則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夫溫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寛裕者仁之作也（動作）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

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隕穫憂悶不安之貌不充詘於富貴充詘踊躍參擾之貌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慁辱閔疾言不為君長所辱病儒者中和之名今人之名儒也忘常以儒相詬疾詬辱哀公既得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終沒吾世弗敢復以儒為戲矣

問禮第六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對曰丘也鄙人不足以知大禮也公曰吾子言焉孔子

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為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焉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疎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為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所能不廢其會節所能謂禮也會謂男女之會節謂親疎之節也既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別尊卑上下之等其順之也而後言其喪祭之紀宗廟之序品其犧牲設其豕腊修其歲時以敬祭祀別其親疎序其昭穆而後宗族會醼即安其居以綴

恩義卑其宮室節其服御車不彫璣器不刻鏤食不二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古之明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對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淫行不倦荒怠慢遊固民是盡以遂其心以怨其政以忤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言苟求得當其情欲而已）虐殺刑誅不以其治夫昔之用民者由前（用上所言）今之用民者由後（用下所言）是即今之君子莫能為禮也言偃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乎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

之杞（夏后封於杞也）而不足徵也（徵成）吾得夏時焉（於四時之正正夏數得天心中）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殷後封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乾天坤地得天地陰陽之書也）乾坤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此觀之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擘豚（古未有釜甑燔米擘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汙罇抔飲（鑿池爲樽以手飲之）猶可以致敬鬼神（神饗德不求備物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高某復然後飯腥苴熟（始死含以珠貝將葬包苴以遺奠以送之）形體則降魂氣則上是謂天望而地藏也（魂氣升而在天形體藏而在地）故生者南嚮死者北首皆從其初

也昔之王者未有宫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掘地而居謂之營窟有柴謂橧在樹曰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治金為器用刑範也）合土（合和以作瓦物）以為宫室户牖以炮以燔（毛曰炮加火曰燔也）以亨以炙（煮之曰亨炮之曰炙）以為醴酪（醴醴酒酪酪漿酢）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故玄酒在室（玄酒水也言尚古在略近）醴醆在户（醴盎齊也五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粢醍在堂（深醍澄齊）澄酒在下（澄清漏其酒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

磬鐘鼓以降上神[上神天也]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犧牲玉帛祝辭皆異為之號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言雖有所熟猶有所腥腥本不忘古也]越席以坐[翦蒲席也]疏布以冪[冪覆酒巾也質故用踈也]衣其浣帛[練染以為祭服]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樂也]然後退而合烹[合其烹熟之禮無復腥也]體其犬豕牛羊[體解其牲體而薦之]實其簠簋[受黍稷之器也]籩豆鉶羹[竹曰籩木曰豆鉶所以盛羹也]祝以孝告[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以慈告[嘏傳先祖語於孝子]是

為大祥（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第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章甫冠也絇屨履頭有絇飾也）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紳大帶搢插也笏所以執書思對命）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端衣玄裳齋服也軒軒車葷辛菜也）斬

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格法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

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率猶行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所務者謂言之要也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得其要也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骸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義在身而色無伐無伐善之色也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油然

不進之貌也越過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閑法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言滿天下無口過也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本亦身富則天下無宛財宛積也古字亦或作此故或誤不著草矣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鄰以喻畔界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

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敎若何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丘亦無所聞焉君如此言已爲知之故無所復言謙以誘進哀公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爽明也昧明始明也夙早興起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

冥中日中冥昳中諸侯子孫往來爲賔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言亡國故墟非但一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言各當以其所能之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鉗妄對不謹誠無取啍啍啍啍多言捷捷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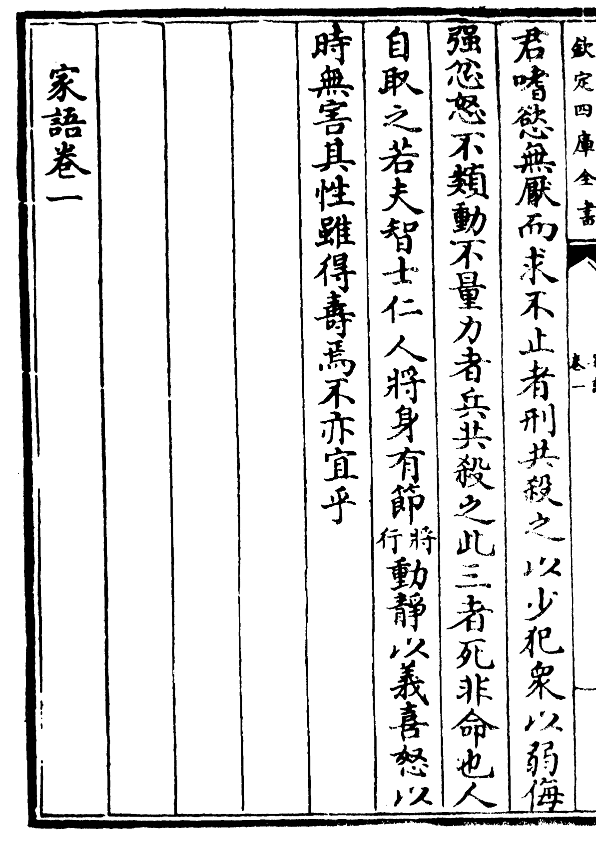
捷捷而不已所以為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誕欺詐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言人無智者雖性慤信不能為大惡不慤信而有智然后乃可長也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無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

子曰有之公曰何爲對曰爲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此具博三十六道也哀公懼焉有間復問曰若是乎君之惡惡道至甚也孔子曰君子之惡惡道不甚則好善道亦不甚好善道不甚則百姓之親上亦不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甚也如此公曰美哉夫君子成人之善不成人之惡微吾子言焉吾弗之聞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

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帝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介助也以雀之德為助也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冦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已逆天時詭福反為禍者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夭櫱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

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已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



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將行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家語卷一

家語卷二

漢　王肅　注

致思第八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歎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言思無所不至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旍旗繽紛下蟠于地蟠委由當一隊

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搴旗執馘搴取也取敵之旍旗馘截耳也以效獲也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瀁之野漭瀁廣大之類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白冠兵凶事故白冠服也陳説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

藏薰香猶臭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敎敷布也五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言無踰越溝池鑄劒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廣平曰原澤無水曰藪也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歳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瓦釜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瓦甂以進孔

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牛羊豕饋餽也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為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孔子之楚而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掃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惡

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季羔為衛之士師刖人獄官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初衛靈公太子蒯聵得罪出奔晉靈公卒立其子輒蒯聵自晉襲衛時子羔子路竝仕於衛也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

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得季孫千鍾之粟以施與衆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見老聃而西觀周敬叔言於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於老子孔子歷觀郊廟自周而還弟子四方來習也故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財則

丘之道殆將廢矣孔子曰王者有似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春秋致其時而萬物皆及王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巳行化載亦行矣言行巳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

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尒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巳之德美矣汝速巳則

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如何子曰仁也（得仁道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言無恥惡之心）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之道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

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度義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鐮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丘吾子也曰子今非

喪之所奚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晩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丘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偏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為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

倦者其唯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類宜為貌不在飭故無貌不得言不飭無類也禮貌矜莊然後親愛可久故曰無類失親也失親不忠情不相親則無忠誠不忠失禮禮以忠信為本失禮不立非禮則無以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雚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源泉源也水潦注於池而生雚葦觀者誰知其非源泉也以言學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人誰知其非從此出

也者乎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孔子之郯郯國名也少昊之後吾之本縣也郯子達禮孔子故往諮問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傾蓋駐車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贈送

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中間謂紹介也）有間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清揚眉目之間也宛然美也幽期而會令願也）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河水無梁莊周書說孔子於呂梁言事者通渭水為河也）有懸水三十仞（八尺曰仞懸二十四丈者也）圓流九十里（圓流回水也水深急則然）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道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厲渡）孔子使人竝

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夏名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於財悋嗇甚也吾聞與人交推

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于魯問於孔子子曰此所謂蓱實者也（蓱水草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蓱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子貢問於孔子曰死

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而不葬賜不欲知死者有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懔懔戒懼之貌扞馬突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之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

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强愛而恕可以容困言愛恕者能容困窮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則正不難矣

三恕第九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國之賤吏也不自以不

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正道宜行而世莫之能貴故行之則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世亂則隱道為行然亦不忍為隱事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丘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辯當其理得其說矣丘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言聽者不明察道則不能入也奇偉不稽則道不信稽考也聽道者不能考校奇偉則道不見信此言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保安也政太曉了分察則民不安也又嘗聞君子之

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剛則折矣不終其性命矣徑易者則數傷徑輕也志輕則數傷於義矣浩倨者則不親浩倨簡畧不恭如是則不親矣就利者則無不斃言好利者不可久也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赴難忠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養世者也見像而勿強像法也見法而已不以強世也陳道而勿怫怫詭也陳道而已不與世相詭逆也此四者丘之所聞也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敧器焉敧傾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敧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

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且遍與諸生而不為也夫水似乎德遍與諸生者物得水而後生水不與生而又不德也其流也則卑下倨邑必循其理此似義浩

浩乎無屈盡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之嵠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之此似法盛而不求概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絜此似善化也水之德有若此是故君子見必觀焉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向也賜觀於太廟之堂未既輟還瞻北蓋皆斷焉（輟止觀北面之蓋斷絕也）彼將有說耶匠過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之匠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久矣尚有說也（尚猶必也言必有說）孔子曰吾

有所恥有所鄙有所殆夫幼而不能強學老而無以教吾恥之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事君而達得志於君而見故人曾無舊言是棄其平生之舊交而無進之之心者乎與小人處而不能親賢吾殆之殆危也夫疎賢而近小人是危亡之道子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路出子貢入問亦如之子貢對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出顔回入問亦如之對曰智者自知仁者自

愛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孔子曰鄙哉賜汝不識也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天子有三公四輔主諫爭以救其過失也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也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也諸侯有三卿股肱之臣有內外者也故有五人焉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大夫之臣室老家相邑宰凡三人能以義諫諍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士雖有臣既微且陋不能以義匡其君故須朋友之諫諍於已然後不義之事不得行之者也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

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當詳當所宜從與不)之謂孝之謂貞矣子路盛服見於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觴可以盛酒言其微)及其至于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唯下流水多邪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以非告汝乎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若也子曰由志之吾告汝奮於言者華(自矜奮於言者華而無實)奮於行者伐(自矜奮行者是自伐)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言之要也不能曰不能行之

至也言要則智行至則仁既仁且智惡不足哉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褐毛布衣）子曰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袞冕文衣盛飾也）

好生第十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為對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

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異類四方之夷狄也）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馴順）無他也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孔子讀史至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而縣之申叔時諫莊王從之還復陳）喟然嘆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

謂之賁（離下艮上離為火艮為山）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得賁非吾兆也（賁飾）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召伯聽訟於甘棠愛其樹作甘棠之詩也）思其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劒而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劒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劒乎子路曰由乃今聞

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齊裳下緝也受教者攝齊升堂楚恭王出遊亡烏嘷之弓良弓之名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近也重獄事故與衆議之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

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克能也而宜為如也）魯公索氏（索先落反）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知其將亡何也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虞芮二國爭田

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西伯文王盍往質之盍何不質正也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儕等不可以履君子之庭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閒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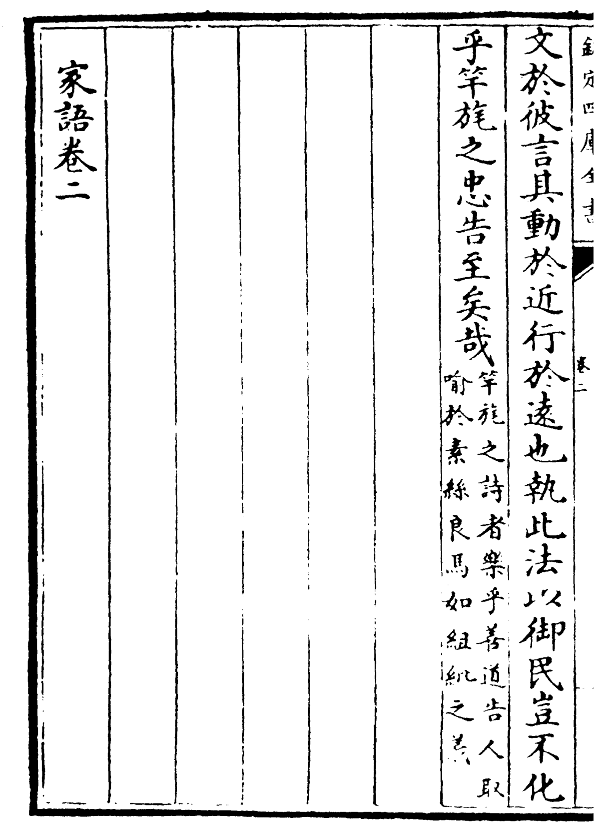
也不知禮乎哀公問曰紳委章甫（委委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言市弗能為廉好肆不守折也）而長者不為市（言長者之行則不為市買之事）竊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竊宜為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孔子

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愻以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從已言人退之不怨先之則可從足以為師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不得聞既聞之患弗得學既得學之患弗能行有其德而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人功倍已焉君子恥之凡興功業多少與人同而功殊倍已故恥之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釐婦釐寡婦也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

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之有別鹿鳴興

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强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强氣則刑戮薦臻豳詩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殆及也徹剥也桑土桑根也鴟鴞天未雨剥取桑根以纏綿其牖戶喻我國家積累之功乃難成之若此也今汝下民或敢侮余今者周公時言我先祖致此大功至艱而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管蔡之亂不可不遏絕之以存周室者也孔子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大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

根置本備豫遠矣初大王都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於是屬耆老而告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而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遂獨與大姜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焉天之與周民之去殷久矣若此而不能天下未之有也武庚惡能侮（武庚紂子名祿父與管蔡共為亂也）鄁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儛（驂之以服和調中節）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



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告至矣哉竿旄之詩者樂乎善道告人取喻於素絲良馬如組紕之義

家語卷二

識賞目錄第一頁前七行五儀解刊本儀訛義據

正文改

第二頁後二行五刑解刊本刑訛行據正文改

第三頁前四行子貢問刊本子夏訛子貢據正文

改

卷一第二頁後六行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刊本汶

訛泣據左傳改

第三頁前六行四邑鄆讙龜陰也洙有汶陽之田

刋本讙訛䕶沫有訛殊特據左傳及别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如渴而飲按别本此句上有如饑而食四字

第十頁後八行晃而親迎者按别本作晃而親迎親迎者

第十一頁後六行是傷其親按别本此句下有傷其親三字

第十四頁前七行先勞而後禄不亦易禄乎刋本

脱不亦易𥙊四字據禮記儒行及別本增

第十五頁後二行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

刋本脱不避親外舉五字據禮記儒行及別本

增

第十六頁後三行今人之名儒也忘按禮記儒行

篇忘作妄

第十九頁後五行然則章甫絇衢屨按別本無衢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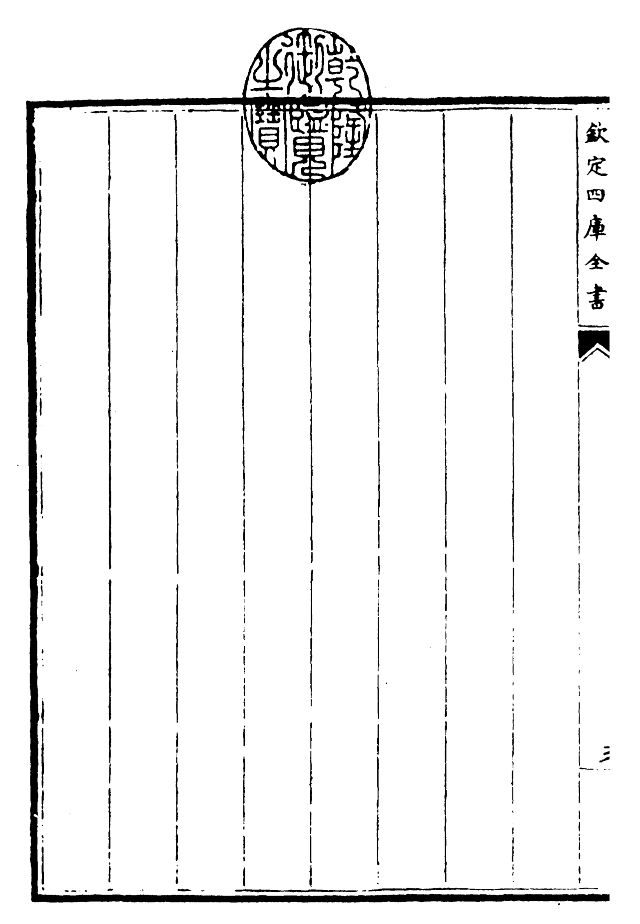
卷二第一頁前五行孔子北遊於農山刊本複衍於字據別本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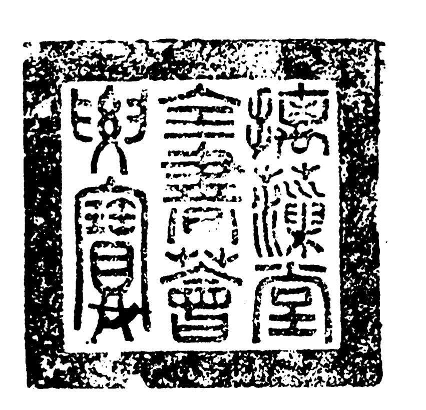
第五頁前三行齊襄公立無常刊本常訛知據左傳及別本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從重勿爲後刊本重訛三據別本改

第十二頁後二行去其鄉事君而達刊本去字上衍去其鄉之四字據別本删

第十七頁後五行有其言而無其行刋本無字上
行以字又六行地有餘而民不足刋本脫餘字
並據禮記雜記及别本删增


乾隆御覽之寶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李本